

王朔

著

谁比谁傻多少

王朔



谁比谁傻多少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谁比谁傻多少 / 王朔著. — 北京 :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, 2012. 8

(王朔文集)

ISBN 978-7-5302-1215-8

I. ①谁… II. ①王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2) 第059076号

谁比谁傻多少

SHUI BI SHUI SHA DUOSHAO

王朔 著

*

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出版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
(北京北三环中路6号)

邮政编码: 100120

网 址 : www.bph.com.cn

新经典文化有限公司发行
新华书店经销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

*

850×1168 32开本 8.75印张 185千字

2012年8月第1版 2012年8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02-1215-8

定价: 29.00元

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8572393

目录

001	谁比谁傻多少
051	修改后发表
099	懵然无知
153	刘慧芳
223	各执一词
267	王朔主要作品年表

谁比谁傻多少

编辑部刚上班，于德利就嚷：“怎么一转眼就没了？”说着便到刘书友桌上乱翻。

老刘不高兴：“干吗？我这儿没你东西。”

“那可没准儿。”于德利仍旧不歇手地翻找，“我好几回东西不见了都是在你这儿找着的。”

“你们看看你们看看。”老刘对两位女同胞牛大姐和戈玲喊冤，“把我当什么人了——我这么大岁数会偷你东西？”

“谁说你偷了？没拿就没拿，心虚什么？”于德利一无所获，但对老刘仍持怀疑态度。

“于德利，什么丢了大家可以帮你找，咱们这儿可没有小偷小摸的人。”牛大姐开口道，又对老刘温和地说，“老刘，你拿了他什么？”

刘书友气得一摊手：“我拿了么？什么意思嘛！”

戈玲解劝于德利：“拿就拿了吧，想来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多伤和气。”

老刘听了更气：“不行，一定得说清楚。”

还是坐在一边的李东宝问：“老于，什么没了？”

“一篇稿子找不着了。”于德利边重新翻自己桌上的书稿边嘟囔，“昨天我给老刘看过，下午还得跟作者谈意见。”

“我以为丢了什么呢。”戈玲说，“也怪你自己不收好了，好好想想搁哪儿了，别老一惊一乍的。”

“我记得老刘看完以后……没还我。”

“谁说没还你？亲手交到你手里当时你在打电话。”刘书友说，“自己马虎赖别的同志。”

“小于呀，这也是个教训。”牛大姐说，“工作是忙点，可也不能给你专门派个保姆管理稿件哪！还得自己平时多一份责任心。”

“没一个编辑部像我们这儿，连个编务都没有。”老刘嘀咕，“净弄些不识字的编辑。”

“是不是上厕所用了？”戈玲提示于德利，“你可是逮着什么抄什么。”

“我除了撕报纸从不用别的纸。”于德利坐下，苦苦思索，“昨儿下午谁来过？”

孙亚新在钉着人间指南编辑部牌子的敞开的门上敲了两下：“有人吗？”

李东宝转身指着孙亚新的裙子说：“我说的就是这种样式，大方吧？”

戈玲点头：“是不赖。”问孙亚新，“哪儿买的？”

“哦，从国外带回来的。”孙亚新说。

戈玲掉脸看自己涂了蔻丹的指甲。

于德利站起来，迎上前：“你们找谁？”

“找领导。”孙亚新莞尔一笑，招呼女伴，“进来吧。”

“我就是领导。”于德利大言不惭，也眼瞅那个不吭声的姑娘。

“他是吗？”孙亚新问死盯着她瞧的李东宝。

李东宝坚决地一摇头。

“我想找你们这儿真正负责的同志。”孙亚新温柔地坚持，“我并非一般来访。”

“能问一下你找我们领导有什么事吗？领导很忙。”

“噢，我姓孙。”孙亚新掏出一张名片递上去，“我是 OBM 公司的，公干——不是来告谁的。”

于德利看看名片，放到鼻前嗅嗅，两位小姐耐心地等着他。

“那好吧。”他终于说。对正欠身欲起指着自己鼻子张大嘴的老刘说：“不是找你的。”又冲抬头观望的牛大姐说：“也不是找你的。”走到主编门口喊：“老陈，出来一下。”

他回身搬过一把椅子拎到小姐们面前：“坐吧。”

“谢谢。”孙小姐在房中间拦路坐下。

于德利指使道：“牛大姐，把你的椅子让给人家。”

牛大姐气愤地站起来。

孙小姐忙阻拦：“没关系，不必客气，让她站着吧。”

“都坐。”于德利把牛大姐的椅子拽过来，椅子腿在地板上发出刺耳的摩擦声，“我们这儿没有等级观念。”

陈主编戴着套袖像个当铺会计走出来，“哪个字又不认识了？”

“两位小姐找你。”于德利向姑娘们偏偏头，自己让开。

孙小姐忙站起来，伸出瘦伶伶的手让老陈握，另只手同时递上一张名片：“OBM 公司孙亚新。”

“《人间指南》陈居仁，没有名片。”

“头儿，这是我们头儿。”于德利在一边说。

“坐吧。”陈主编坐在于德利位子上，招呼他：“看茶。”

于德利冲牛大姐和刘书友：“看茶。”

两位老同志置若罔闻。

于德利只得自己沏了杯茶端上来，样子很有几分屈尊：“只有一个杯子，两人喝一杯吧。”

孙小姐看都不看于德利，满脸堆笑地对陈主编说：“我们公司您听说过吗？是专门生产现代化办公设备的。”

“嗯嗯。”陈主编似听非听地点头。

“什么复印机啦传真机啦文字处理机等等等等。也许贵编辑部现在使用的就有我公司产品。”

“抱歉，没有。”陈主编说，“你说的这机那机我们一概没有。”

“就是说还停留在作坊的水平？”

“对，条件很简陋。”

“时代在前进，潮流在发展……”

“钱还是那些钱。”于德利插话，对另一位小姐微笑。

“是啊，”老陈说，“非常想变，可惜力不从心。”

“你要想推销那些什么机，还是回去吧。”牛大姐气呼呼地站在一旁喝茶，“呸呸”啐着喝进嘴里的茶叶。

“有那钱我们还发奖金呢。”于德利说，“你们奖金高吧？”

牛大姐白了于德利一眼：“我们宁肯把刊物印得漂亮点，干净点，少登些乱七八糟的广告。”

“对对，我也不赞成有点钱就都分了，买些没用的东西。”孙小姐说，“但必要的，能提高工作效率的，能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的——该花还是得花。”

“你很会说话呀。”陈主编欣赏地看着孙小姐，“你们老板一定很器重你吧？”

“她们老板肯定是个色鬼我敢打赌！”戈玲对李东宝说。

“都一样。”

“想不想跳槽儿到我这儿来干？”老陈笑眯眯的。

“有比我更好的你们要不要呢？”孙小姐截住牛大姐脱口欲出的话，“请让我把话说完，我不是来推销复印机电传打字机什么的。”再次转向陈主编，“是这样的，我们公司最近又推出第五代办公设备：人工智能秘书。”

所有人都抬起了头，茫然不解。

“怎么样，名字吸引人吧？我相信产品更能吸引你们。”

孙小姐含笑款款起立，袅袅走到那位一直端庄地侍立一旁的小姐身边，像讲解员介绍产品一样把手一摊，朗朗说道：“这种人工智能秘书具有人所具备的一切能力：听读说写看坐卧跪趴站，能随意行走并自动避让障碍物，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永不疲倦决无反抗。特别适合机关厂矿文化企事业单位的办公室工作。身兼秘书、公关、勤杂、保卫诸项功能，无一不专。可以最大限度减少办公室人浮于事、效率低下、互相扯皮等弊端……”

“等一等，等一等。”陈主编掏出老花镜，再三擦拭后，戴上，盯着那位纹丝不动的“小姐”，“你是说，她……她……”

“对，她是机器人。”孙小姐笑着拨开“小姐”的披肩发，露出脖子贴着的一块胶纸牌，对众人说：“你们看，这是她的出厂商标。”

大家呼啦围上来，头挨头地端详。

商标上印着中英文：人工智能秘书，美的因拆呐。

于德利骨碌碌转着眼珠儿，难以置信地盯着“小姐”的脸：“可是，这皮子又白又嫩，怎么会是假的呢？”

“仿生学嘛。”孙小姐说，“你们看我，实际上就是仿我的皮做的。”

李东宝伸手去摸“小姐”脸蛋，惊叫：“怎么会有体温？”

“没错。”孙小姐解释，“里面都是集成电路，当然会散热。我们把温度控制在三十六七度，跟真人一样。”

戈玲叫：“你们看，她还会眨眼睛呢。”

“你们挑不出毛病，我们连最细微的地方都考虑到了。不但能眨眼，还有呼吸，外表跟人一模一样，里边全是电脑——那位同志不要掀衣服。”

“哈罗，哈罗。”于德利冲“小姐”叫：“窝特尤内姆？”

“说汉语。”孙小姐说，“她听得懂。”

“你叫什么名字——她有名字吗？”

“南希。”“小姐”回答，声音婉转动听。

“你多大了？”戈玲抢着问。

“十八。”

众人愣了一下。

“这怎么回事？”于德利看孙小姐。

“噢，那是我们教她说的，好让人感到亲切，其实她刚出厂。”

刘书友凑到南希面前，伸出两只食指：“1+1 等于几？”

“2。”

“2+5 呢？”李东宝问。

“7。”

孙小姐说：“你们难不住她。她还知道党的总书记是谁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指什么，一吨铝锭的国拨价是多少，美元对人民币的黑市比价，一身西服要几米料子，大白菜的四十种吃法……”

“了不起，真了不起，有些我们还不知道呢。”众人交口称赞。

“她也能作诗什么的吗？”戈玲问。

“能。”孙小姐答：“特别是席慕蓉那种诗，张口就来。赶明儿你们谁不服，跟她下盘跳棋试试。”

“真惊人。”戈玲摸着南希的衣服，“这衣服是街上买的吗？”

“这是我们公司特制的，好在街上一眼能区别出来——你要吗？”

“不，不！说说而已。”

“很别致是吧？为了不让顾客恐惧，我们是不惜血本。南希，请你对大家说：很高兴见到你们。”

南希：“很高兴见到你们。希望你们能喜欢我，在各个方面爱护我，待我像一家人朋友兄弟姐妹亲戚同事……”

“好了好了。”孙小姐打断她，“联想式的，不打断她，她能不停地说下去。”

“真不错，嘴真甜——现代科技都发展到这种程度了。”李东宝感叹，“我们还有什么造不出来？”

“别看不是人，比人还有礼貌。”陈主编也叹。

“她一定挺费电的吧？这么多功能。”牛大姐问孙小姐，“她是直流还是交流？”

“都不是。她是太阳能的，每天在太阳底下晒两小时就行了，科学吧？”

“科学，科学。”众人说。

李东宝把老陈拉到一边：“买一台吧，吃的是草，吐的是血。”

于德利也表示支持：“咱真得添个丫鬟了，这不比那些小保姆强多了？”

“好好。”老陈应着，转圈打量南希，拉着她手腕子捏捏，连声说，“不错，真不错，嗨，还有脉搏？”

“噢，那是电流通过时的振频。”

“怪不得，有点麻酥酥的。”陈主编摘下花镜，仰脸问孙小姐，“这一台得多少钱？”

“人民币15万，您要给美元，我可以五八折给您。”

“不贵，真不贵，一个呆傻儿长这么大也不止这数。”陈主编对孙小姐做了个鬼脸，“就是买不起——兜里没钱。”

于德利问李东宝：“咱们使使劲儿能挣出来吗？”

李东宝摇头：“没戏，除非印一期反动黄色的。”

于德利：“孙小姐，咱们商量商量，不能便宜点吗——有没有功能少点还长这样儿的？”

李东宝：“我们是事业单位。”

“再便宜你们也买不起，就知道你们买不起。”孙小姐笑说，“我们推出南希前就做过市场调查，知道就我国目前的消费水平而言，南希，是超前了点儿。因此我们制定了一个打入市场的原则：目前以出租为主，等到小康了，再考虑销售。”

“远见卓识啊！”于德利点头。

“租一台得多少钱？”戈玲问。

“你们肯定出得起。”孙小姐说，“略超过一个国家科长的月平均工资，一百八十块钱一个月怎么样？”

几个好吃懒做的年轻人一起欣喜地瞅主编。

“价钱是真公道。”老陈说，“可咱们已经超编了，她越能干越多余。”

于德利吼起来：“我可以少干点！东宝戈玲都可以少干点！老牛老刘退休算了。”

“什么？我退休？”牛大姐急赤白脸地嚷，“亏你想得出来！”

老刘也愤愤不平：“不像话！”

“好了好了，”李东宝出来打圆场，对老陈说，“不在乎多一

个两个的，人多干劲儿大，南希要真能把家里这摊儿顶起来，我和戈玲也可以多往外边跑跑，街上出什么新鲜事也都能在现场了。”

“机器人也是个新生事物，咱不支持谁支持？”戈玲也在一边帮腔儿。

“我明白我明白。”老陈对大家说，“既然大家这么有兴致，我也不能扫你们的兴。”他问孙小姐，“钱怎么付？是先给支票还是年底一块结？”

“都不必。”孙小姐说，“您就按月付给南希吧，你们多会儿发工资，就多会儿同时发给她。”

“那不好，丢了怎么办？”于德利担忧，“还是搁我这儿吧，我替她——不，替你们存着。”

孙小姐扑哧一笑：“她不比你傻，不但会认钱还会花钱。什么时候你们有空儿跟她逛回商场，会挑着呢——是不是南希？”

南希笑盈盈的：“多蒙夸奖。”

孙小姐告辞：“那好，我告辞了，感谢你们租用了南希。南希，在这儿好好干，多跟人学学，别摆机器人的架子。”

“晓得了。”南希答道。

“等等。”牛大姐叫住转身欲走的孙小姐，“她要犯了错误怎么办？你应该把修理她的技术告诉我们。”

“小错误就像人一样批评，够上罪了就送公安局。”孙小姐叮咛大家，“别忘了她是人工智能型的，跟人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有趣有趣。”

孙小姐走后，一屋人围着留下来的南希反复打量，兴奋得什么似的。

南希的确表现不俗。第二天大家一上班就发现办公室彻底变了个样，如果把过去的办公室比喻成猪圈，那么经过南希整理的编辑部就像银行的写字间。南希的主动工作精神和任劳任怨的程度堪与最著名的劳动模范媲美，无愧任何一级首长最热情洋溢的题词。

第一个到达的刘书友差点以为自己走错了门，愣了片刻才战兢兢走进整洁美观的办公室，看到自己一尘不染的桌子脸上露出欣喜的微笑。

直到编辑们全体驾到，南希仍在手脚不停地忙，有条不紊地穿梭往返，脸上永远是春色。

如果她是个人，哪怕同样拿了这份工资，就该干这个，譬如司机、保姆、医生、商店售货员，受其服务的诸君也会惴惴不安，不用强迫就会竞相表现出感激不尽的嘴脸。

正因为她不是人，所以大家心安理得，最温良敦厚的陈主编也并无一个谢字。

牛大姐把家缝的椅子垫儿铺上，舒坦地坐下，端过茶杯，揭开盖：

“南希，泡茶。”

戈玲也大模大样敲着桌子，指杯子：“给我也斟上。”

南希溜小跑地拎着暖瓶为每个人冲水，脚步踩得木地板吱吱响。

李东宝捂住杯子对南希说：“不，我不喝，谢谢。”又对戈玲说，“我记得你原来也不喝茶呀？”

“现在有条件了，就把这毛病添上。”戈玲对南希说，“把茶杯盖儿给我盖上。”

“不管，南希。”李东宝正色道，“我就见不得人压迫人。”

刘书友在那边喊：“南希，去把柜子里那本复写纸拿来。对，第二格，就是它，南希真聪明。”

戈玲笑：“瞧，我不指使也有人指使。”

牛大姐把一沓废稿纸揉成大大小小的纸团，一股脑扔进桌下的废纸篓，“南希，去，把这纸篓倒了。”她对老刘说，“谁不愿意干净整洁呢？”

“我算看出来了。”于德利对李东宝说，“这人打骨子里都是剥削阶级，一遇机会一个比一个狠。”

“也怪南希，没什么觉悟，以为她就该干，有空咱们多开导开导她。”

“我也正心里这么想，”于德利说，“过会儿我先找她个别谈谈。”

“就别分先后了。”李东宝想想说，“谁逮着谁谈，看谁的话她爱听。”

戈玲在一旁冷笑：“一个机器人，也打主意，真让人看不上。”

“不是戈玲，”李东宝说，“这你真把我们想庸俗了。”

南希倒完纸篓回来，李东宝和于德利一块喊，“南希。”

李东宝招手：“先到我这儿来。”

牛大姐在一旁提醒南希：“今天的来稿信件你还没分呢，我这儿干坐着等呢。”

“我帮你干。”于德利殷勤地陪着南希一同分拆稿件，按类划分，送给各编辑。

他有意大声让全屋人听见：“南希，谁叫你也别理了，你忙了一早晨，该歇会儿了。不要总觉得低人一等，机器人也是……也跟人差不……就算差点，也不能干起来不让停，也得有时有晌，